

相臺書塾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  
元貞子

弔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

7





第十三集

知不足齋叢書

長塘鮑氏開雕

010190547820



知不足齋叢書

第十三集

相臺書塾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 一卷

元真子 三卷

翰苑羣書 二卷

朝野類要 五卷

碧血錄 二卷 附周端孝血疏 一卷

逍遙集 一卷

百正集 三卷

目錄第十三集

一知不足齋叢書





目録

張子野詞 二卷補遺二卷

貞居詞 一卷

張子野詞	卷一	詞一	詞二	詞三	詞四	詞五	詞六	詞七	詞八	詞九	詞十
張子野詞	卷二	詞十一	詞十二	詞十三	詞十四	詞十五	詞十六	詞十七	詞十八	詞十九	詞二十
張子野詞	補遺	詞二十一	詞二十二	詞二十三	詞二十四	詞二十五	詞二十六	詞二十七	詞二十八	詞二十九	詞三十
張子野詞	補遺	詞三十一	詞三十二	詞三十三	詞三十四	詞三十五	詞三十六	詞三十七	詞三十八	詞三十九	詞四十

相臺書塾刊正九

經三傳沿革例

卷一

卷二





相臺書塾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

世所傳九經自監蜀京杭而下有建余氏興國于氏二本皆分句讀稱為善本廖氏又以余氏不免誤舛于氏未為的當合諸本參訂為最精板行之初天下寶之流布未久元板散落不復存嘗博求諸藏書之家凡聚數帙僅成全書懼其久而無傳也爰做成例乃命良工刻梓家塾如字畫如註文如音釋如句讀悉循其舊且與明經老儒分卷校勘而又

相臺書塾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



證以許慎說文毛晃韻略非敢有所增損於  
前偏旁必辨圈點必校不使有毫釐訛錯視  
廖氏世綵堂本加詳焉舊有總例存以為證  
書本

九經本行於世多矣率以見行監本為宗而  
不能無譌謬脫略之患監中大小本凡三歲  
久磨滅散落未有能  
脩補蓋京師胄監經史多仍五季之舊今故  
家往往有之實與俗本無大相遠晁公武云  
公武守三  
榮嘗對國子監所模長興版本讀之其差誤  
蓋多昔議者謂太和石本授寫非真時人弗

之許而以長興版本為便宋朝初遂頒布天  
下收向日民間寫本不用然有訛舛無由參  
校判知其謬獨以為官既刊定難於獨改紹  
由是而觀石經固脫錯而監本亦難盡從  
興初僅取刻版於江南諸州視京師承平監  
本又相遠甚與潭撫閩蜀諸本互為異同柯  
山毛居正諡父以其父晃所增註禮部韻乾  
淳閒進之朝後又校訂增益申明於嘉定之  
初其於經傳亦既博攬精擇辛巳春朝廷命  
胄監刊正經籍司成謂無以易諡父遂取六  
經三傳諸本參以子史字書選粹文集研究



異同凡字義音切毫釐必校儒官稱歎莫有  
異詞刊脩僅及四經猶以工人憚煩詭竄墨  
本以給有司而誤字實未嘗改者什二三繼  
欲脩禮記春秋三傳諒父以病目移告事遂  
中輟自時厥後無復以為意矣余每惜之誓  
欲脩刊有所未暇且以世所傳本互有得失  
難於取正前輩謂興國于氏本及建余氏本  
為最善逮詳考之亦此善於彼爾又于本音  
義不列於本文下率隔數葉始一聚見不便

尋索且經之與註遺脫滋多余本閒不免誤  
舛要皆不足以言善也今以家塾所藏唐石  
刻本晉天福銅版本京師大字舊本紹興初  
監本監中見行本蜀大字舊本蜀學重刻大  
字本中字本又中字有句讀附音本潭州舊  
本撫州舊本建大字本俗謂無比九經俞詔卿家本  
又中字凡四本婺州舊本併興國于氏建余  
仁仲凡二十本又以越中舊本註疏建本有  
音釋註疏蜀註疏合二十三本專屬本經名



士反覆參訂始命良工入梓固自信以為盡善正恐埽塵隨生亦或有之惟通經先達不吝惠教

字畫

字學不講久矣今文非古訛以傳訛魏晉以來則又厭樸拙者姿媚隨意遷改義訓混淆漫不可考重以避就名諱如操之為摻昭之為召此類不可勝舉唐人統承西魏尤為謬亂至開元所書五經往往以俗字易舊文如

以頗為陂以便為平之類更多五季而後鏤版傳印經籍之傳雖廣而點畫義訓訛舛自若今所校本之以許慎說文張參五經文字唐玄度九經字樣顏魯公千祿書郭忠恕佩觿集呂忱字林秦昌朝韻略分毫補註字譜參以毛晃增韻及其子居正所著六經正誤其有甚駭俗者則通之以可識者謂如宜之為晉之類皆取之石經遺文非若近世眉山李肩吾從周所書古韻及文公孝經刊誤等書純用古體



也凡此者實與同志之精於字學者逐一探  
討折衷不使分毫差誤雖註字偏旁點畫必  
校庶幾聖經賢傳不墮於俗學之陋當為世  
所善矣

註文

諸本於經正文尚多脫誤如易序卦物不可  
以終動動必止之  
諸本無動必二字惟蜀本與國本  
有之已添入此類亦多見之考異而況於註  
閒有難曉解者以疏中字微足其義  
如易比卦彖註云不寧方來矣或有誤認不

寧為不安方來為方至乃依疏添一之字一  
皆字云不寧之方皆來矣意始明

如書之泰誓註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  
少仁人及考疏仁人之下有一也字則仁人  
也自為一句意始明

如召誥註今天其命哲末曰雖說之其實在  
人雖說之三字亦不可曉考石經則曰雖說  
之於天添於天二字意始明

如洛誥曰明禋註成王畱之本說之本說之



三字亦不可曉依疏云故本而說之意始明  
如詩角弓教猱升木註云若使之必也依疏  
增一能字為必能也意始明  
如思齊神罔時怨神罔時恫箋云無是怨恚  
其所行者無是痛傷其所為者諸本皆無其  
所為者四字惟建大字本有之及考疏則曰  
神明無是怨恚文王其所行者神明無是痛  
傷文王其所為者以此明箋文舊有所為  
者四字而諸本傳寫逸之也今從建大字本

意始明此類甚多不悉舉

高宗彤日罔非天亂典祀無豐于昵註云  
無非天所嗣常也嗣之下合有一典字常  
也實訓典字也此實傳寫之  
脫而疏義乃因之此不敢添  
又洪範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註民敢  
有道戢字止是一或字傳寫誤作戢爾疏  
義彊釋作斂戢  
之戢此不敢改  
顧命一人冕執銳銳實銳字也按說文以  
為兵器今註中釋為矛屬而陸德明又音  
以稅反且諸本皆作銳獨越中註疏於正  
文作銳爾疏中又皆作銳今只從眾作銳  
中庸天命之謂性註云木金火水土之神  
水神宜日知土神宜日信乃誤以信為水  
神知為土神而疏義又從而附會之亦不  
敢改今按乾鑿度云水土二行兼信與知



射	義	好	禮	不	變	旄	期	稱	道	不	亂	者	不	在	此
位	也	者	不	係	上	聲	監	與	余	本	註	云	稱	猶	言
也	行	也	者	不	言	有	此	行	不	可	以	在	此	賓	位
也	越	本	建	大	字	本	註	云	稱	猶	言	也	道	猶	行
也	言	行	也	者	不	言	有	此	行	不	可	以	在	此	賓
位	也	以	越	建	本	比	監	與	余	本	上	多	道	猶	二
字	下	多	言	行	也	三	字	參	而	訂	之	互	有	得	失
監	興	余	三	本	所	謂	稱	猶	言	也	行	也	只	提	得
經	文	稱	字	而	遺	道	字	則	越	建	本	所	謂	道	猶
行	也	為	是	越	建	二	本	所	謂	言	行	也	者	不	者
不	二	字	是	提	經	文	以	起	註	義	而	言	行	也	三
字	於	上	下	文	意	不	相	屬	則	監	本	與	本	余	本
無	此	三	字	為	是	與	其	逸	道	猶	二	字	寧		
若	衍	言	行	也	三	字	今	姑	依	越	建	本			
周	禮	秋	官	司	寤	氏	掌	夜	時	註	夜	時	謂	夜	晚
早	若	今	甲	乙	至	戌	疏	又	以	甲	乙	則	早	時	戌
亥	則	晚	時	實	其	說	獨	蜀	本	作	戊	字	竊	謂	戌
字	為	是	而	疏	則	因	傳	寫	之	訛	而	曲	為	之	說

耳	註	意	正	指	甲	夜	乙	夜	至	戊
夜	也	既	疏	義	如	此	今	不	敢	改
壺	涿	氏	掌	除	水	蟲	以	炮	土	之
書	炮	作	泡	杜	子	春	讀	炮	為	苞
之	謂	燔	之	炮	之	逸	一	之	字	既
不	敢	炮	之	之	下	逸	一	之	字	既
添	不	敢	炮	之	之	下	逸	一	之	字
左	傳	昭	二	十	年	衛	侯	賜	析	朱
註	霄	從	公	故	詳	考	傳	文	本	末
侯	之	兄	繫	衛	侯	出	如	死	鳥	析
出	徒	行	從	公	公	入	而	賜	之	諡
故	蓋	以	其	宵	自	竇	出	徒	行	從
夜	也	其	字	當	作	宵	則	註	與	傳
本	於	註	皆	作	霄	誤	也			
亦	不	敢	改	此	類	甚	多			

音釋

經傳疏證

七桐華館訂正本



唐石本晉銅版本舊新監本蜀諸本與他善本止刊古註若音釋則自為一書難檢尋而易差誤建本蜀中本則附音於註文之下甚便繙閱然厯雜重贅適增眩瞶今欲求其便之尤便則亦附音釋如建蜀本然亦麤有審訂音有平上去入之殊則隨音圈發或者不亮其意而以為病則但望如監本及他善本視之捨此而自觀釋文可也若大學中庸論孟四書則併附文公音於各章之末

如雍也篇樂水

樂山知者樂釋文皆音岳之類自與註意背馳微文公音則義愈晦矣雖此為古註釋設亦不害其為相正茲以其凡疏所見於后

有字本易識初若不假音者音釋為難字設也今凡正文之音皆存之其有音切雖多而只同前音者與別無他音而眾所共識者未免擇其甚贅者閒削去惟註亦然釋文每有後可以意求及更不重出及後放此之說則不必贅出亦明矣  
有音重複而徒亂人意者如堯典光被四海



被皮寄反而徐又音扶義反以扶字切之則  
為音吠蓋徐以吳音為字母遂以蒲為扶以  
蒲切之無異於皮寄反法應刪又如曲禮負  
劍辟咄詔之辟匹亦反是音僻矣而徐氏又  
音芳益反沈氏又音扶赤反以芳與扶切之  
實不成字蓋吳音以芳為滂以扶為蒲二切  
皆音僻又何必再三音此一字為哉如此者  
甚多

有的然之音不待釋者在<sup>上</sup>之<sup>上</sup>反時亮在<sup>下</sup>

之下戶雅此指高卑定體而言若自下而上

反時掌自上而下遐稼此指升降而言此本不

必音復有閒見而不盡音者滋惑也如曲禮

奧註命士以上上時掌反復自云凡言以今

上者皆放此是不必盡音而可以意求也

所校者於疑似處亦音之閒有註字不附音

亦一一圈發矣又如先後二字指在先者在後

之定體則先平聲後上聲若當後而先之當先而

後之則皆去聲又如左右二字指定體而言

則左右皆上聲指其用者而言則皆去聲亦



已隨意圈發

有誤音而不容盡改者如易繫六爻之義易以貢易當音肄而作如字○書盤庚汝分猷念以相從分當如字而作去聲此類不敢盡改○記內則註釋鞶革鞶絲曰則是鞶裂與考疏與者疑而未定之辭釋文乃音預於義不通已依疏改○禮秋官司儀賓拜送幣每事如初賓音餘亦如之註以賓亦如之之賓讀為僎釋文乃誤以賓拜送幣之賓音擯今疏其誤於下文經

云賓三揖三讓登再拜授幣賓拜送幣每事如初賓亦如之註云賓三揖三讓讓升也登再拜授幣授當為受主人拜至且受玉也每事如初謂享及有言也賓當為僎謂以鬱鬯禮賓也上於下曰禮敵者曰僎禮器曰諸侯相朝灌用鬱鬯謂此朝禮畢僎賓也疏云賓主俱升主人在阼階上北面拜乃就兩楹間南面賓亦就主君賓授玉主君受之故云再拜受幣也云賓拜送幣者賓既授乃退向西階上北面拜送幣乃降也以註疏求經指則拜受幣者主也拜送幣者賓也賓拜之賓乃主賓之賓非僎禮之僎也註所謂賓當為僎者乃指言賓亦如之之事又畢主乃以鬱鬯禮既畢享及有言之事又畢主乃以鬱鬯賓其禮亦如享及有言之禮也故註既解賓亦如之義又繫之曰謂此朝禮畢僎賓也况註之上文先解經文每事如初之義而後曰賓當為僎以次序先後求之則賓之當音



續傳  
賓者在此而不在彼也釋文乃提起賓拜送三字下註云依註賓音賓其不深考註義如此

有因字畫相近而疑傳寫之訛失其本音者禮春官龜人西龜曰鼯屬北龜曰若屬註左倪鼯右倪若釋文鼯力冑反又如字考疏則云左倪鼯者爾雅云左倪不類不類卽類一也右倪若者不若卽若也同稱若故爲一物如以疏義下文不若卽若證上文不類卽類一語疑鼯當讀爲類從力冑反豈冑字卽冑

字之誤耶左傳文十五年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註卿行旅從春秋時率多不能備禮釋文率所類反又音律以義求之率當讀爲類從所類反則讀如將帥之帥豈所類反三字乃音類二字之誤耶諸本皆然今不輕改

有點畫微不同而音義甚易辨者如母字牧后反中從兩點與從一直者不同母字音無中從一直下與從兩點者不同釋文於曲禮母不敬之母詳言之矣如母追淳母春秋如甯母之類則音之如



錫予之錫星歷反旁從易鏤錫之錫余章反  
旁從易又如戌之與戌音恤者係作一小畫  
音春遇反者從人謂人荷戈曰戌神祇之祇  
從示而無畫祇敬之祇從示而有畫底音抵  
者上有一點底音止者上無點又如已之與已  
與已皆可考識如此類甚多初不假借本不  
必音而閒亦音矣  
有當音而不音合增入者如書舜典重華協  
于帝重字無音尚以人所共知不假增入至

於讓于及斯及字無音○記曲禮則左右屏  
而待屏字無音○禮冬官廬人敷兵同強敷  
無音凡此類增音亦多然亦有不敢增音者  
記玉藻山立揚休休無音註曰其息若陽之  
休物疏則曰揚陽也休養也若盛陽之氣生  
養萬物如此則從吁句反不敢增諸經中樂  
者如記大傳禮俗刑然後樂及樂記中數處  
皆無音乃閒有音岳者與註疏之義不合其  
必有說不敢輕改○又如喪字凡喪亂喪亡  
死喪之喪去聲凡有喪遭喪之喪平聲詩釋  
文全不會分別谷風之凡民有喪釋文無音  
猶可曰此從平聲係是正音無假於音也板



之喪亂蔑資蕩之小大近喪桑柔雲漢之天  
降喪亂召旻之天篤降喪釋文亦皆無音猶  
可曰喪有二音以義求之居然可見亦無假  
於音也然類弁之死喪無日釋文息浪反抑  
之曰喪厥國亦音息浪反死喪喪國之喪與  
喪亂喪亡之喪同義此有音而彼無音假曰  
前面出一音後不復出而二音乃閒出於諸  
詩之閒○又禮天官膳夫王之稍事設薦脯  
醢鄭司農云非日中大舉而閒食謂之稍事  
立謂稍事有小事而飲酒漿人共賓客之稍  
禮註謂王稍所給賓客者釋文皆無音疑當  
從上聲至於內宰均其稍食註謂吏祿廩此  
正廩稍之稍釋文無音但於大宰家削下云  
本亦作稍所教反若地官稍人及甸稍之稍  
與家削之義略同可以類推若稍食之稍則  
與家削之義異亦無音何也今各隨文義合  
加圈發者加圈發以別  
之此類甚多不可悉舉

有一音而前後自差雜者如書舜典朕聖讒  
說殄行殄訓絕凡書中殄字皆徒典反係上  
聲惟益稷用殄厥世乃徒現反則去聲矣及  
考監韻只收上聲不收去聲烏有義同而音  
異哉合改為徒典反○如記王制屏之四方  
屏必政反係去聲至屏之遠方則必郢反係  
上聲同一義而有上去之殊及以監韻參之  
去聲訓除上聲為屏蔽之屏若是則去聲為  
是○又如檀弓註叔向之向香亮反案左傳



宣十五年釋文香丈反係上聲與響同音是一爲上聲一爲去聲也。又如遇於一哀而出涕涕音體矣只本篇垂涕洟涕音他計反亦同義而二音。又如左傳莊二十八年其涕生卓子卓勅角反至僖四年卓子之卓又音吐濁反昭二十六年王子朝釋文朝如字凡人名字皆張遙反至論語衛公孫朝則又音直遙反。又如禮天官之屬庖人賈八人釋文賈音古又音嫁註及下放此至夏官之

屬馬質賈四人止云賈音嫁註及下同則棄初音而從次音矣秋官之屬庶氏釋文庶音煮又章預反至後庶氏掌除毒蟲止云庶章預反則亦棄初音而從次音矣。其最差雜者則記文王世子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釋文凡學世子戶孝反教也下小學正學干籥師學戈學舞干戚同若以義推之學世子之學旣爲戶孝反學士之學當同音又以經文所謂學世子學士必時推之則春夏學干戈



經傳音義例  
秋冬學羽籥正承上文必時之意故疏有秋  
冬羽籥同教春夏亦同教干戈之說疏義以  
學爲教則皆從戶孝反釋文何獨於小學正  
學干籥師學戈同爲戶孝反而他皆不音耶  
又註有所謂陽用事則學之以聲陰用事則  
學之以事亦皆當從戶孝反而釋文亦無音  
使讀者拘於音例而失其指趣此大弊也今  
姑識之以俟觀者擇焉  
有當音當切而比附聲近者如所謂附近之

近閒廁之閒閒隙之閒平聲伺候之伺平聲爭鬪  
之爭應對之應是也今亦皆從其舊不欲更  
爲音切

有一字數切而自爲厯雜者一長上聲字也則  
丁丈張丈知丈展兩反一中去聲字也則丁仲  
張仲貞仲反後來監韻所收則長爲展兩反  
中爲陟仲反豈不明白歸一哉初欲更而爲  
一以他音亦有類是者姑悉存其舊

有用吳音爲字母而反切難者沈氏徐氏陸



氏皆吳人故多用吳音如以丁丈切長字丁仲切中字是切作吳音也以至蒲之爲扶補之爲甫邦之爲方旁之爲房征之爲丁鋪之爲孚步之爲布惕之爲飭領之爲冷茫之爲亡姥之爲武敵之爲直是以吳音爲切也此類不可勝紀但欲知此則以吳音切之可也有反切難而韻亦不收者如周禮掌固夜三鑿以號戒註趣與造音相近而趣竟爲莊久反天子圭中必必府結反論語其庶乎屢空

空力縱反是已

有不必音而音當音而不音者如治字本不必音乃音爲直吏反平聲則不音以爲正字固也而周禮小宰註平治也則云如字下治其施舍同案治字從水從台台本音怡諧聲故爲平聲於此獨音如字者恐人疑爲去聲故特音之不可以此有音而他無音爲非平聲也毛居正云音持者攻理也凡未治而攻之者則平聲經史中治天下左傳治絲大禹



治水治玉曰琢治兵治獄之類是也為理與  
功效則去聲經史釋音自可識或無明音亦  
準此推之雖然曷不以文公為準乎其釋大  
學先治其國欲治其國皆音平聲家齊而後  
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皆音去聲仍於二音  
之下俱云後放此是使人可以意求也文公於孟  
子梁惠王上奚暇治禮義亦音蓋平聲係使  
平聲凡為理物之義者放此然去聲係自然初不難辨○又如數目之數  
三數之數每音上聲數算之數數責之數每

音去聲至左傳釋文則數責之數兼有上聲  
去聲二音至史記釋音及宋景文國語補音  
則以數責之數為上聲矣今四方之音卻與  
國語史記音合惟吳音不爾

有當音或不音而可以例推者詩載芟序春  
藉田而祈社稷註藉之言借也藉字釋文無  
音孟子滕文公助者藉也孫奭釋文亦無音  
參以記王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稅註亦云藉  
之言借也釋文藉在亦反借子亦反則知春



藉田之藉與助者藉也之藉皆當從在亦反  
又考之說文帝藉千畝其上無卅亦從入聲  
又漢書名聲藉甚註云狼藉甚盛也其字上  
亦從卅以此知古藉字有入聲不但藉田之  
藉助藉之藉爲然也今監韻亦收藉田之藉  
在二十二昔韻則藉之當從入聲爲愈明矣  
近世學者因藉借之義多有讀孟子藉字爲  
去聲殊不知借字古亦是入聲也  
有當音當切遺於前而見於後者如易乾卦

九二註德施周普上則過亢施亢二字釋文  
初皆無音至上九亢龍有悔始音亢苦浪反  
彖雲行雨施始音施始豉反○書序康王之  
誥合於顧命顧字釋文初無音至顧命篇始  
音工戶反周禮地官均人註主平土地之力  
政者政字釋文初無音至後均人之職地政  
力政始音征冬官輪人註蓋高一丈高字釋  
文初無音至匠人營國雉長三丈高一丈始  
音古報反○春秋左傳隱元年費伯帥師城



郎註高平方與縣東南有郁郎亭方與二字  
釋文初無音至二年公及戎盟于唐註高平  
方與縣北有武唐亭始音方為房與為預此  
類甚多蓋陸德明作釋文時不甚檢點故後  
先倒置爾今各隨其義而加圈發

有經文兩字同而音義有異者周禮之施舍  
與左傳之施舍音義有不同地官大司徒之  
舍禁弛力又與小宰小司徒鄉師之施舍音  
義不同大司徒之弛力註息繇役也舍禁註

公無禁利也舍讀為捨小宰小司徒鄉師之  
施舍註謂應復免不給繇役者釋文施式氏  
反舍字無音左傳之施舍註以施為施恩惠  
舍為舍勞役施舍二字釋文皆無音蓋周禮  
之施字從上聲左傳之施字則從平聲以註義施  
恩惠推之亦可從去聲以釋文無明音只從  
平聲蓋施之為義加也設也從平聲及也延  
也從去聲以義至舍字則二經皆去聲也左  
考之則音可見本不可言經今從俗所謂汴近世傳讀多  
本十三經建本十一經稱之以周禮施舍之舍為捨蓋以註文復免不給



經傳音義  
繇役有捨之義殊不知舍之爲義置也所謂  
復免繇役及舍勞役皆以置而不役爲義則  
讀爲如字音義俱通左傳釋文多有此比如  
僖十五年呂甥對秦伯曰服而舍之二十八  
年晉侯欲殺魏犇曲踊三百乃舍之又晉侯  
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凡此等舍字釋文初  
音皆從如字此又舍從去聲之明證也  
有字同音異隨註義以爲別者如詩大序註  
謂好逌也好呼報反關雎君子好逌則以如

字爲初音呼報反爲次音蓋大序鄭註也故  
註文好逌之好從呼報反圈發爲去聲若詩  
則先有毛傳而後有鄭箋當以毛音爲正故  
詩文好逌從毛音只爲如字此類惟詩與禮  
最多然詩則以毛傳爲正音禮則多以康成  
之說折衷此又在觀者尋其指趣而爲之區  
別也

有釋文起音之字與經文註文異者如記曲  
禮註膺搗此引少儀經文也釋文則以搗爲



葉音如字。禮地官大司徒其植物宜阜物

諸本經文只是阜字釋文則曰阜音阜又如

均人旬用之旬註旬均也讀如營營原隰之

營釋文不以經文旬字起音而以營字起音

釋文云營音均又舒均反又音旬春官巾車藻車藻蔽註故

書作輶釋文不以經文藻字起音而以輶字

起音釋文云輶音總又音藻又倉會反夏官圉師夏房馬釋

文不以經文房字起音而以註文訝字起音

釋文云為訝五嫁反此皆陸氏因其時所祖之本隨各

字而起音也觀者知其故則可以知其音矣

有照註義當為初音而釋文以為次音者詩

不弔昊天毛鄭註皆以弔為至左傳昭十六

年帥羣不弔之人哀十六年旻天不弔杜註

亦皆以弔為至凡此弔字夷考註義當以丁

歷反為初音釋文則以如字為初音。禮夏

官挈壺氏註讀為絜髮之絜疏云絜即結也

當以結為初音釋文以苦結反為初音冬官

韞人註讀韞為運釋文以況萬反為初音樸



屬註讀樸為僕釋文以普剝反為初音○春秋哀四年盜殺蔡侯申註不言弒賤盜也釋文殺申志反之類

句讀

監蜀諸本皆無句讀惟建本始放館閣校書式從旁加圈點開卷瞭然於學者為便然亦但句讀經文而已惟蜀中字本與國本併點註文益為周盡而其閒亦有於大義未為的當者今就其是者而去其未安者大指皆依

註疏雖先儒章句行於世者亦不敢雜於其閒若疏義及釋文揆之所見而有未安者則亦不敢盡從也姑疏一二於下  
如書牧誓庸  
彭濮人註羌在西蜀叟疏誤以西蜀叟為句  
案西羌居析支渠搜之地禹貢所謂西戎即  
敘者也孔傳於西戎即敘之下明言羌髳之  
屬漢時先零罕开正居析支渠搜之地所謂  
賜支河首即禹貢之析支也以此證之羌在  
西當為一句蜀叟者孔傳以叟字解蜀字也  
後漢之季呂布既誅董卓將李傕等攻布  
布有叟兵內反催等遂破長安及馬騰劉範  
之攻催也益州牧劉焉遣叟兵五千助之章  
懷太子賢註曰叟蜀兵以此證之蜀叟當自  
為一句今已改定句讀○又如禮地官委人  
掌斂野之賦斂薪芻考之註疏當以掌斂野



之賦為一句以斂薪芻屬之下句釋文賦斂  
力豔反則是以掌野之賦斂薪芻為一句今  
姑依釋文為句又案釋文惟稅斂賦斂之斂  
力豔反至斂弛斂市飲布斂其皮角斂斂之斂  
斂市之不售春頽秋斂與此斂野之斂皆無  
音謂當如字讀從上聲也若照註疏則此斂  
野之斂與斂薪芻連文讀之則斂薪之斂從去  
文以賦斂薪芻連文讀之則斂薪之斂從去  
聲此當入音釋例因句  
讀之例而附見於此

脫簡

諸經惟禮記獨多見之玉藻樂記雜記喪大  
記註疏可考與國本依註疏更定亦覺辭意  
聯屬今則不敢放之第以所更定者繫於各

篇之後庶幾備盡大學一篇文公所更定天

成先儒亦嘗更定但今本止以註疏為據所以不敢增入

考異石經亦別有考異一卷今放之

書禹貢滎波既豬及導沅水東流為濟入于  
河溢為滎凡滎字皆從水禮夏官職方氏豫  
州其川滎雒經文滎字從火註滎字多從水  
左傳衛懿公及狄人戰于滎澤及杜預註自  
隱元年以來所引滎陽者不一滎字率多從  
火釋文云作滎者非若合書禮左傳而言之



則同此滎耳以水溢言之則曰滎波滎澤以秦漢置縣及魏晉之後置郡言之其地在滎水之陽則曰滎陽故孔註禹貢則曰泉源爲沅流去爲濟濟水入河竝流十數里而南截河又竝流數里溢爲滎澤在敖倉東南鄭註職方氏則曰滎克水也出東垣入于河泆爲滎滎在滎陽波讀爲播禹貢曰滎播旣都杜預註滎澤之戰則以滎澤當在河北孔穎達疏曰禹貢豫州滎波旣豬導沅水入于河溢

爲滎在河南此時衛都河北爲狄所敗乃東徙渡河故知此滎澤當在河北但沅水入河乃溢被河南多故專得滎名其北雖小亦稱滎也參考諸家之說則滎波之滎熒維之熒熒澤之熒滎陽之滎同以濟水溢爲波爲澤而得名釋文於左傳決然以爲作滎者非似未深考也只如禹貢之滎波旣豬鄭引以註職方氏則曰滎播旣都禹貢之沅水鄭註則曰克水蓋播卽波也都卽豬也克卽沅也而



其字則異焉各因其時所傳之本之舊也榮  
字之或從水或從火要亦如此今各從其本  
之舊而實則一也

唐太宗諱世民若單言民則闕斜鈎而作𠂔  
若從偏旁則闕上畫而作氏如書盤庚之不  
昏作勞呂刑之泚泚焚焚左傳昭公二十九  
年若泚弃之之類今皆更定

書泰誓註吉人渴日以爲善凶人亦渴日以  
爲惡疏以渴作竭釋文渴苦曷反汎而觀之  
疏則以其義爲竭盡之竭釋文則音爲飢渴  
之渴然考之周禮渴澤用鹿渴其列反則渴  
字亦有竭音說文渴丘葛反盡也則音飢渴  
之渴其字亦有竭義註所謂渴日蓋猶言盡  
日也今只作渴

詩定之方中註馬七尺以上爲駮諸本皆是  
馬七尺爲駮惟余仁仲本有以上二字以釋  
文考之則疑舊有以上二字而傳寫逸之也  
釋文於駮牝二音之下便有上時掌反一音



考註文別無上字而釋文有上音此明舊有  
以上二字也疏曰七尺爲駮庾人文也又考  
禮庾人馬七尺以上爲駮六尺以上爲馬則  
周禮亦有以上二字余本爲是今從之○鴟  
鴟予尾翛翛監本蜀本越本皆作脩脩興國  
本及建寧諸本作翛翛及考疏則曰舊本作  
消消定本作脩脩又考釋文則翛翛素彫反  
蓋監蜀越本以疏爲據興建諸本以釋文爲  
據也今從釋文又巧言昊天大撫蜀本越本

興國本皆作泰余仁仲本及建大字本作大  
釋文大音泰徐勅佐反此亦以釋文爲據也  
今亦從釋文○雨無正首章云浩浩昊天不  
駿其德章內昊天疾威弗慮弗圖俗本皆作  
旻天以釋文有密巾反遂併經與註竝改作  
旻直謂有作昊天者非及考疏則曰上有昊  
天明此亦爲昊天定本皆作昊天俗本作旻  
天誤也今從疏及諸善本○生民實覃實訐  
箋云訐謂張口嗚呼也諸善本皆作嗚余仁



仲本作鳴蓋以鳴字駭俗而從鳴字也及考  
疏則曰訃音呼字又從言故爲張口嗚呼是  
其聲音已大於呱呱之時因言張口嗚呼卽  
說聲音之大今從疏及諸善本作鳴

記曲禮二名不偏諱偏合作徧疏曰不徧諱  
者謂兩字作名不一一諱之也案舊杭本柳  
文載子厚除監察御史以祖名察躬辭奉勅  
二名不徧諱不合辭據此作徧字是舊禮作  
徧字明矣若謂二字不獨諱一字亦通但與

鄭康成所註舊文意不合可見傳寫之誤然  
仍習既久不敢如蜀大字本興國本輕於改  
也○檀弓孔子過泰山側問婦人之哭於墓  
者實使子貢而興國及建諸本皆作子路考  
之疏亦不明言何人及考石本舊監本蜀大  
字本越上註疏本皆作子貢未知孰是以家  
語證之則子貢也○月令孟夏丘蚓出仲冬  
蚯蚓結同此蚯蚓也而有丘蚯之異旣諸本  
皆然不敢輕改○曾子問夏后氏三年之喪



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而註中周卒  
哭而致事一句獨與國本大書而為經文曰  
周人卒哭而致事視註復添一人字以三代  
之禮竝言之未為非也及考舊監本註周字  
乃作則字如此則是第言夏殷而不及周人  
今皆從舊不敢改也○喪服小記除殤之喪  
其祭也必立註殤無變文不縟諸本多作縞  
惟與國本及釋文作縟及考之疏則曰除殤  
之喪即從禫服是文不繁縟也今從疏及釋

文○少儀笏書脩苞苴弓茵席枕几頰杖琴  
瑟註頰警枕也疏本作穎釋文及建諸本作  
頰監本及與本作穎玉篇廣韻亦有穎字釋  
箴也雖與註所謂警枕不同亦足以明穎為  
一物也但疏謂鄭註以穎為警枕者所以別  
下文經文卻刃授穎之穎則以為兩穎字字  
同而義異釋文以警枕之頰其旁下從火音  
京領反以授穎之穎其旁下從禾音役頂反  
則字異而音亦異又未知監本與國本穎字



其旁下從木者以何本爲據今頗穎二字皆依釋文而竝識之以見異同。祭義濟濟者容也容以遠諸本閒以王肅音爲口白反遂以容字作客字及考石經舊監本蜀大字本及越本註疏竝作容疏云容以遠謂事容貌非所以接親親也一字爲容一字爲客未之有也今依疏義及石經等本竝改作容。儒行慎靜而尙寬強毅以與人監本及諸本有無尙字者建大字與國本余仁仲本則有尙

字及考疏則曰旣慎而靜所尙寬緩也今從之

禮天官大宰百工飭化八材鄭司農註云珠曰切象曰磋諸本有作骨曰切者及考疏則云珠曰切之下竝爾雅文皆治器用之名也然今爾雅云骨曰切蓋司農讀爾雅本作珠也如此則舊本自是珠字由今觀之則骨曰切爲通俗珠曰切爲駭俗今存古只從珠字。○小宰凡祭祀贊王幣爵之事諸本王皆作



玉惟越註疏及建大字本作王以義考之良是諸本作玉幣爵者因大宰職有贊玉幣爵之文遂以此王幣爵亦爲玉幣爵小宰所贊之幣爵固大宰所贊之玉幣爵也但於此則決非玉字何以明之大宰贊玉幣爵上文先有贊王牲事明贊玉幣爵贊王之玉幣爵也小宰職卑不獲贊王牲事而與贊幣爵之事上文未有王字故以王幣爵言之亦明其贊王也註所謂從大宰助王其義甚明由此言

之則王字是而玉字之爲非也昭昭矣○地官總列職名有饔人稟人及經分職掌則饔作饔稟作槁同此一職而字不同考舊監本蜀大字本則竝改而爲饔與稟而監本又於稟字上添從卅旣重思之饔與槁字註中有之音義復釋之則不必改作饔與稟亦可而監本又於稟字上添卅者蓋夏官亦有稟人恐惡夫同也○鄉大夫正歲令羣吏攷法于司徒以退各憲之於所治國大詢於衆庶則



各帥其鄉之衆寡余本云各憲之於所治之國既妄添一之字又以國字屬上句俗本多與此同及考諸善本並無之字而國字自屬下句越本註疏於所治之下且入註一段如此則愈足證矣

左傳僖二十三年懷與安實敗名建本及諸俗本多作懷其安今從監本蜀本及諸善本作與字○僖三十年若不闕秦將焉取之諸本多無若字與將字建上諸本則有之真西

山文章正宗亦依建上諸本竊謂上句有若字下句有將字文意尤爲明暢今從之○哀十六年石乞曰此事也克則爲卿不克則烹諸本多無也字蜀大字本與國本建大字本有也字今從之

孟子滕文公草尙之風必偃註云尙加也草而加之以風則偃諸俗本多因論語草上之風必偃遂以尙爲上今已改定○離婁政不足閒也俗本乃添一與字與人不足與適也



句同又烏可已也俗本無也字今一削一增  
公羊穀梁傳

春秋三傳於經互有發明世所傳十一經蓋  
合三傳竝稱乾淳閒毛居正嘗參校六經三  
傳當時皆稱其精確刊脩未竟中輟廖氏刊  
九經未暇及公羊穀梁二傳或者惜其闕焉  
因取建余氏本合諸本再加考訂與九經竝  
刊句讀字畫悉用廖氏例惟是余仁仲本於  
陸氏釋音字或與正文字不同如釀喇作讓

曰蒐作廋之類竝兩存之參他本皆然今亦  
不敢輒有更定

春秋年表

三朝藝文志不著作者名今諸本或闕號名  
或紊年月參之經傳多有舛錯不無刊寫之  
誤如諸國君繼立有篡奪者表止書某立今  
增入諸國君有弑殺表例書某卒今改定諸  
國君卒或年與月誤或稱某公子若弟與兄  
誤今考註疏刊正諸國君卒與立皆書惟魯



闕今依經傳添補如鄭莊公卒表書厲公突  
立忽出奔按經傳昭公立宋人執祭仲以厲  
公歸而立之昭公奔衛如莒著丘公去疾表  
書又名郊公按傳著丘公卒郊公不惑註郊  
公著丘公子如楚莊王旅誤為旋晉景公孺  
誤為孺若此類不可枚舉皆以經傳正之史  
記年表書事今表止書繼立循舊不敢增

案閣書目元豐中楊彥齡撰二卷紹興中環中  
撰一卷今本一卷與紹興本及藝文志所載  
同者

春秋名號歸一圖

按史藝文志春秋名號歸一圖二卷馮繼先  
撰刊本多訛錯嘗合京杭建蜀本參校有氏  
名略同實非一人而合為一者有名字若殊  
本非二人而析為二者有自某國適他國而  
前後互見者有稱某公與某年而經傳不合  
者或以傳為經或以註為傳或偏旁疑似而  
有亥豕之差或行數牽聯而無甲乙之別若  
此類非一今皆訂之經傳刊其譌謬且為分



行以見別書若雜出於經傳與註而止稱經  
或傳註散見於前後數年閒而止稱某公某  
年蓋據始見而書之廖本無年表歸一圖今  
既刊公穀併補二書以附經傳之後

九經三傳沿革例 完

元真子



元真子

元真子卷上

唐張志和撰

碧虛

碧虛冥茫飄輪斡乎乾湫盤浮乎坤紅明環於天衢升井爲炎降斗爲寒由是四時旋而萬物遷斯造化之亞矣然非造化之元哉

无涯者辯伯也涯之言曰黃郊之帝曰祇卑紫微之帝曰神尊碧虛之帝曰靈荒祇卑王於地山河草木屬焉神尊王於天日月星漢屬焉靈



荒王於空風雷雲雨屬焉碧虛和平二帝有方  
春之會俄而祇卑上騰神尊下降遇於靈荒之  
野靈荒之帝虛位郊迎傾國所有積肉成霞散  
酒成雨電走雷奔風歌雲舞累月爲中道主上  
下无怨二帝欣然愧靈荒之厚德令碧虛之不  
安爭讓國以延靈荒之帝神尊曰朕有天祇卑  
曰朕有地靈荒怪天地之名問之曰朕之仰觀  
不異碧虛朕之俯察不異碧虛碧虛之中其又  
奚物帝言天地厥狀若何祇卑曰朕之地體大

質厚資生元元中高外垂其勢坤層然如壇輳  
物尊圍八極海環九山骨巖石毛草木肉土而  
脈泉汗露而氣煙江河川瀆亂奔流人蟲鳥獸  
紛往還願帝之下而游焉神尊曰朕之天體虛  
形高資始化化中員外轉其行乾穹然如帳幃  
物尊五星交列宿粲邊層輪日月中文帶河漢  
絕雰裊雲霞列仙天宮殿願帝之上而居焉靈  
荒未之信曰天如帳胡縣乎其土地如壇厥下  
乎何安神尊曰天之帳非上縣飄輪下載常左



旋三光隨之以西遷祇卑曰地之壇有湫盤凝  
浮其上所以安靈荒曰飄輪斡靈生湫盤奚物  
盛願聞之祇卑曰飄輪徧乎下湫盤所以停帝  
何疑靈荒曰噫天地之形造化信然實如所論  
固當息焉朕之空茫唐濛同无不通无内无外  
无西无東曠閭漭蕩蒼茫青冥含日月之光震  
雷霆之聲挂虹霓之色飛龍鸞之形朕坐而游  
之臥而泅之泛然飄飄皆可停豁乎包乎母廓  
乎堅乎壽非春夏之能生非歲年之能朽先天

地不見其初後天地不知其久若然者安能棄  
朕之長無寄君之暫有哉於是二帝謝靈荒之  
言退還故府祇卑降黃郊神尊升紫微數月不  
泰然天地爲之閉

紅霞子問乎碧虛子曰夫造化之端自然之元  
其體若何霄願游夫子之域而觀之豈得聞邪  
於是碧虛子泐然有閒豁然情容而曉顏詠乎  
太寥之上爲空洞之歌謂之曰无自而然自然  
之元无造而化造化之端廓然慤然其形團闔



元真子卷上  
爾之視絕爾之思可以觀紅霞子曰若霄者儻  
遨而忽游請駕乎言霄願乘之以逍遙不暇辭  
夫子而觀焉於是碧虛子導之曰无自而然是  
謂元然无造而化是謂真化之元也之真也无  
元而元是謂真元无真而真是謂元真馳言曰  
无然乎其然一乎然後觀乎自然无化乎其  
化一乎化然後觀乎造化无元乎其元一乎元  
然後觀乎真元无真乎其真一乎真然後觀乎元  
真逸言曰真真乎元元元乎真真元乎无真乎真

真真乎无元乎元元然後登太寥之天夫无有  
也者有无之始也有无也者无有之初也无有  
作有无立而造化行乎其中矣夫造化之興也  
空以徧之風以行之水以聚之識以感之氣以  
通之而萬物備乎其中矣空徧而體存風行而  
用作水聚而有見識感而念生氣通而意立體  
存故可以厚本用作故可以明漸有見故可以  
觀變念生故可以知化意立故可以詳理是知  
本可厚者空之體也漸可明者風之用也變可



觀者水之有也化可知者識之念也理可詳者  
氣之意也是故風水競變物其物而不同識氣  
多端意其意而不一斡乎乾而能常浮乎坤而  
能長運之而無窮生之而無方化之而無邊因  
之而無疆原其原者夫何謂歟造而化之存乎  
太初太而極之存乎無自而然之存乎虛無而  
住之存乎妙觀其所存而造化之元可見矣  
紅霞子明乎造化之域患乎屢空之色於是披  
紅明之衣戴朱光之冠服蘋游之履東赤聯之

帶驂火虬之蜿蜒鼓紫鸞之縈繞轉渥丹之雙  
轂執染絳之六轡諏日卜時戒途祖道道藏本云紅霞  
子明乎造化之域患乎屢空之色於是披紅霞  
之光餐碧寥之氣以實其容絕慶弔之禮寡親  
朋之問獨與太虛游往來高會僕風應門燭月  
繼夜而寂談不輟味俗享貴者聞之造焉覩其  
空巷荒廬色不勝憂心為之恥謂之日我躬不  
闕遑恤造化紅霞子曰吾為造化知已罔有弗  
詳而造化獨不吾知致有所乏吾无慚於造化  
造化有愧於吾將往而詬之以慰君之憂澣  
君之恥於是駕紅陽之駒乘碧寥以語明水之霽  
之輿拂衣東轅。以下與此本同語明水之霽  
虹與貫天之緋霓日造而化者非真化化而造  
者非元造元元真真為造化根造化何動於碧



虛碧虛何有於造化而獨擅主宰之名非彼貪  
功爲己卽此假僞爲眞吾將詬之虛冥以觀其  
名名之情四游隔越六虛迷冥於是東轅經諸  
无之界遇同空將假道焉同空曰子何爲者而  
屈於斯曰吾紅霞子也吾將詬諸造化願假道  
於君同空間之曰孰爲造化奚謂假道紅霞子  
曰爲物之主宰曰造化藉君之國行曰假道同  
空曰若然者朕之東无化可造朕之國无道可  
假君其改途紅霞子於是拂衣南馳經自然之

域遇化元將假道焉化元曰子何爲者而屈乎  
斯曰吾紅霞子也吾將詬諸造化願假道於君  
化元詰之曰夫造化朕之兄弟之國也子弗聞  
乎假朕之道詬朕之親朕之仇也師徒將攻之  
紅霞子於是拂衣西驅經无住之邦遇因本將  
假道焉因本曰子爲何者而屈乎斯曰吾紅霞  
子也吾將詬諸造化願假道於君因本拒之曰  
假道之資子弗聞乎子有飛空之乘與照虛之  
璧吾將爲子啓關紅霞子曰使吾有碧乘之資



尚弗詬諸造化无假道於君哉於是乎拂衣而  
北趨經太極之野遇生首將假道焉生首曰子  
何爲者而屈乎斯曰吾紅霞子也吾將詬諸造  
化願假道於君生首訶之曰子何知之晚也夫  
造化之負可知而不可鄰可聞而不可親雖欲  
假子之道其何以至子將詬之無乃不可乎於  
是紅霞子聞生首之訶兀焉喪有徘徊躊躇還  
轡旋輿經元原之郊迷失途於牧道童子神與  
易浴乎元川而遨於是問津焉二童曰夫子奚

氏也跋涉虛無蒙犯煙霄車馬有浮空之倦何  
之而問乎津紅霞子曰吾紅霞子也吾嘗知造  
化而造化弗吾知使吾乏資身之用爲味俗之  
恥吾將詬諸造化吾適東轅西驅南馳北趨而  
假道於四方東至於諸無南至於自然西至於  
无住北至於太極四之皆不遇諸无有同空之  
問无住有因本之拒太極有生首之訶自然有  
化元之詰吾念日暮途遠旋吾之輿歸乎寰中  
於斯迷津幸哉而遇子敢欲問焉然子爲誰也



元真子卷上  
偉哉而文於言哉二童曰吾謂神之與易也吾  
與造化牧道於元郊吾適爲六塞之戲俱亾其  
道吾懼造化之責躊躇而遷延因浴乎元原且  
吾之有道憂尚敢見造化柰何夫子以俗恥而  
干吾君賴夫子有諸侯之詰无然一忤造化之  
念茲元原之上豈可復觀吾二童之泅游哉夫  
子辭寰中而來未覩造化茫然迷津而問途欲  
還舊居將何面目以見寰中之父兄乎胡弗解  
裳浴焉同泅隨波泛濤聊以游遨俟吾白圖之

成將近夫子而謁諸造化不亦爾豁乎紅霞子  
於是超然浮光沈影泝瀨沿波二童乘元濤之  
騰澹泛六合之外儻忽至造化之境自然奉常  
然衣太極進无極食渙然盈造化之域紅霞子  
與二童披而餐之榮光洞六合之內然後謁乎  
化真顧而俛於寰中慚代俗之榮恥皆妄觀乎  
化真唯懼造化之知其將詬也於是聽造化問  
二童道之所在二童曰无亾无亾道不離乎  
皇之鄉造化欣然曰无有其者无亾其亾无



不有其不有者无不亾其不亾放乎元原之郊  
而无邊童子得牧道之方矣於是紅霞子盈自  
然衣充太極食樂造化言荷造化力捐造化與  
二童子眷然而退將還舊居是行也與太虛遇  
於同空太虛曰自子之觀造化也索焉離居蕭  
然荒廬念子寰中无恙紅霞子曰吾適也而造  
化容意造化心耳造化言吾知至道之无有也  
吾豈見寰中之有无哉化之元也原乎有者觀  
其无原乎无者觀其有奚以狀其然耶容之爲

言也冥其靈乎也精茫其唐乎也荒故曰冥靈  
精之難明茫唐荒之難詳殊萬形之无窮異萬  
心之无方是以昔之登太寥觀化元者知其運  
乎工而未央作太寥之歌曰化元靈哉碧虛清  
哉紅霞明哉冥哉茫哉惟化之工无疆哉非夫  
同萬形之殊殊萬形之同一萬心之異異萬心  
之一馳不想而屈乎冥茫之端倪者則何以環  
游太无觀造化之无矣



元真子卷上

元真子卷中

唐張志和撰

鸞鷲

鸞鷲氏自東方來後麇氏自西域至遇於中華  
 之野相與競虛談以聲戰勝負於是鸞鷲氏嚶  
 若而鳴曰吾聞吁者嘻者呵者噓者喟苦壞反呶  
乎加切呶喘乎氣噬者啜者啣者啾者啾乎加切啾  
 啾乎味睥者睨者辨者眇者睢盱呼元切矐矐  
 矐矐作展呼切察乎瞳戛者控者乾者擬者鏗鏗宗力切鏗



切 蓼謹乎聰斯極已於是狡麕氏趨竹交竹然

而唬呼交古曰吾聞日者月者彗者孛者昭晰

粲朗幹乎天峯者岑者岡者巖者嵯峨嶢峩

乎山濤者波者溢者渦者澎訇澶漫蕩乎水僑

者魑者魍者魅者僂宰魑灰乎魄歛乎鬼斯極

已意曰酬酢相窮以言泉飛不斷自以為極然

鸞鷲氏摩距厲吻以紫戲聞狡麕氏奮毛掉尾

以喉鳴震中華子歎之曰近謂諸身則鸞鷲氏

之說遠謂諸物則狡麕氏之說斯二君者背彼

默場勞於聲戰雖扇眸若電鼓舌如霆適足驚  
鷲於窮谷安能響道於滄溟哉

太寥問乎无邊曰若夫造化之間萬象不一求

小大有无之至者可得而言乎无邊曰以吾之

觀至小者大而至大者小至无者有而至有者

无若知之乎太寥曰以吾聞之至小不可以大

至大不可以小至无不可以有至有不可以无

子之所謂者何也无邊曰吾請告若至小至大

者莫甚乎空至无至有者莫過乎道其所然者



何也包天地至有外者唯乎空非空之至大邪  
判微塵至无内者成乎空非空之至小邪巡六  
合求之而不得者非道之至无邪出造化離之  
而不免者非道之至有邪故曰至小者大至大  
者小至无者有至有者无不亦然乎

造化之初九大相競風之颺颺于貴切然曰颺颺

匹周切乎之颺颺香幽切乎而颺颺乎之颺颺乎而

扇鴻濛而么颺力么切吠於交切嘍古苞切鼓鞞呼勞切

辟力刀切而悲咤呼出切颺呼交切蹶石拔木蹙浪

奔濤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而雲之氣騰然曰

翁乎忽乎之滅沒乎者澹扶邕切滄蒲忽切涸於鄰切

熅之翳鬱乎者蒙乎昧乎之昏晦乎者黶黶黶黶

於甘於黶甚救咸都敢二切之霏徒感切霏徒對切乎者翳海

吞山遏日漫天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者雷之

聲填然曰譟轟轟乎輾輾忽犖犖乎號號衣謹

切輪奔乎轂乎些歛電烜烈缺砉呼覺切霆驚劈

歷乎些若獨不聞乎洪濤震鼓猛獸唬怒彼碌

碌者莫吾之與巨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些海



之濤奔然曰浩乎汗乎之澶漫乎且澎乎湃乎  
之滂沛乎且何鯤鵬頡頃相來切 具翼之聲邪乎  
且翻鼇盪鯨崩壺倒瀛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  
且火之燦然烈然曰烘乎炆也冬切 乎之煥爛乎  
焉翕乎煜乎之煽炫乎焉斲煨鳥來切 灼爍烜赫  
燿愈律切 燿涸澤燿山熾日薰天其孰能大乎吾  
之大乎焉日之耀照然曰煌煌乎之陽陽乎歟  
晶晶乎之熒熒乎歟杲杲瞳瞳炎炎赫赫光天  
照地流金爍石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歟地之

震殷然曰坤乎崙乎之塊圪礪之乎之崔乎  
崑乎之坳堯确礪音剝 之乎之浸海流河而有常  
奔山走陵而无疆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之天  
之鳴窳胡萌切 然曰乾乎圓乎之慤乎只穹乎崇  
乎之廓乎只昊恢恢之顛顛旻蒼蒼之元元包  
水旋風蓋地寰空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只空  
之寥豁六宗切 然曰豁乎泐乎之曠宕乎哉虛乎  
无乎之漭浪乎哉濛同茫唐青冥蒼茫廓兮而  
康苦郎切 寔苦蕩切 包天裹地誕陰育陽其孰能大



乎吾之大乎哉既而九大各自競能風之聲曰孰有大乎吾曹之大矣空應之曰吾聞太上之言道名之大可詣而問焉於是雲停其氣風息其飄日罷其燿海弭其濤地復其震火滅其燦天靜其鳴空喪其寥於是乎俾雷之迸入道之境聲者讓響形者讓影不有不无不動不靜九大觀之各慚而還遂相讓爲无爲之色相與成无爲之域以終乎塵劫之極而已焉乎歆道之形也虛道之影也无道之聲也初道之響也如

昔之爲狀乎廓然其虛者空也莫然其无者滅也永然其初者遠也靜然其如者定也字之曰遺遐明默愨博元圓者何也遺以盡其失遐以邈其遙明以照其光默以湛其寂愨以堅其固博以大其廣元以神其妙圓以規其周故曰德者得也得乎不得乎得斯之謂乎得其德者何也文宣德之而无我老氏德之而未孩南華德之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睨於萬物噫冲虛德之冷然御風顏回德之同於大通然



則太寥德之无終始已矣夫延吾思之不能竟也將何以窮有物之既乎燿夜者燭腹也橐體者篋軀也戴芥者負垢也苗蠋者根蟬也晴星者眩華也燭腹之蟲循乎牆篋軀之蟲出乎隙負垢之蟲游乎葉根蟬之蟲植乎土篋軀哂乎燭腹曰子之自謂養生之固者也燭乎腹燿乎夜見乎險阻審乎取舍然而世人相有炫明之患怪乎物亾乎身未若吾之晦跡之逍遙也負垢哂乎篋軀曰子之自謂養生之固者也橐乎

體篋乎軀進則外乎首而行恐則內乎元而靜然而出入有首鼠之患怪乎物亾乎身未若吾之蓋形之逍遙也根蟬哂乎負垢曰子之自謂養生之固者也綦然芥孽然垢徐然步物之不疑子之動也糞然形物之不疑子之生也然而慮風火有驚恐之患未若吾之瘞體之逍遙也之數蟲者各以能之相哂也於是眩華聞之哂乎根蟬曰子之自謂養生之固者也藏乎口匿乎目虛乎心實乎腹根乎足潤水土於外而不



行苗乎脊受風日於外而屢長无羈轡離之嫌者矣然而累乎質礙乎有苟遇掘鑿之患怪乎物亾乎身未若吾之瞥然之逍遙也根蟬曰吾稟乎造物化之奇妙乎古今之知藏口匿目虛心實腹之數蟲者其於衛生莫吾如也向吾聞子之聲昧子之形狀子之有自何而生眩華曰吾生乎目之眩長乎視之亂其徐也聯若星之貫其疾也紛若華之散取之而不得捨之而不克謂无而有謂有而无其來也儻見乎造化其

去也寂歸乎太虛能游乎不物之域者方覩乎吾之逍遙之墟域同乎于圓也方也于方也圓也故曰至圓无圓而能方至方无方而能圓孰能圓乎方者曰太圓孰能方乎圓者曰太方故太方有言曰昔吾方子之圓而子弗知吾之方太圓曰曩吾圓爾之方而爾不知吾之圓若然者何也其有以哉是故規乎虛者虛之不知其圓也矩乎空者空之不知其方也然則游心乎太寂之鄉令規矩无措其巧者其惟太圓之與



大方乎

倭之人談曰東海有鳥其名爲鵜鵜之巨鵬之  
亞也泛乎滄溟吞乎長鯨厭而翱翔乎碧空之  
畔防風火也者弋伯者也爲大弓萬物鉤望  
巨鵜之飛於是乎殼以射焉一發而中鵜之咤  
怒聲越雷霆俄而驟血成河落毛翳日翻墜之  
勢韻乎空濛之間墮於曠漭之野殼然震乎大  
地太虛爲之響造化爲之兇防風火也環趨觀之  
旬日而畢然後涉巨鵜之上旁觀四海嵐蔽乎

大地於是率天下之庖徒雲梯而解之四方之  
烹者蒸氣成雲山木爲之竭脯之費七年而中  
華不腊肪之用九年而異域不膏帆其羽以爲  
舟者散乎大海命之曰鵜毛之舶防風火也神其  
弓之力也每齋沐而祭焉天下之博聞志怪者  
莫不命駕而觀之弧矢之盛造化已來未之有  
者於是乎在也



元真子卷中

烹香蒸滌丸雲山木為之器賦之費少平而中  
大此故是率天下之國封雲淋而輒之國丈之

元真子卷下

唐 張 志 和 撰

濤之靈

濤之靈曰江胥漢之神曰河姑會於真原之野  
江之胥問乎河之姑曰吾以子為水也縣而不  
散夜而能煥異乎川者何也河之姑曰代謂吾  
之神以至於此吾亦何知焉若不聞乎泛天船  
寫天江俾牽牛織女之相望此吾之所能也敢  
問乎若吾以若為流也却而罷進行而有信似



乎識者何也江之胥曰代謂吾之靈以至於此  
吾亦何知焉子不聞乎疾雷之奔羣鷺之翔素  
車白馬兮三軍之騰裝此吾之所能也於是胥  
姑欣然相視而笑自謂靈神之至傲若无他道  
之微曰至元在乎真原之野聞而謂之曰若爲  
胥姑哉今吾語若吾見天地之創遂觀濤漢之  
有且若之徒假名乎巫咸之口投首乎春秋之  
代不亦近歟夫逃者自釋濤漢之疑假若胥姑  
之有柰何受逃徒之咨而不覺竊造化之巧以

爲功不慚逃者之鬼笑若於黃泉之間歟胥姑  
悚然謝而問之曰吾以君爲友也寂而不動虛  
而能應訐吾之妄俾吾之慚君亦有夫心哉吾  
聞道之微先天地生在真原之野號曰至元得  
非君子乎孰爲君之名哉吾請辯吾靈神之所  
因原夫濤漢之所以可得聞乎至元謂曰吾將  
告若欲知漢之說者觀乎碧之理有潔白之文  
寥乎螢之腹有昏曉之變體之異也豈有姑之  
神邪雖天漢之大非川可知矣若欲知濤之說



者觀乎脈之血有往來之勢察乎槐之葉有開  
合之期氣之應也豈有胥之靈邪雖海濤之盛  
非識可見矣若欲知吾之說者空之无形而不  
動谷之无情而能應虛之至也豈有微之邪雖  
吾道之妙无心可知矣且吾告若崑崙之墟有  
智蟲焉贅聞而疣見託吾之无憑若之有強日  
河姑之神假意江胥之靈妄首至元之微偽之  
興也於是乎起吾觀之太寰之內似神而无者  
六海波沂江而爲濤天文皎夜而爲漢炎光閃

雲而爲電雨色映日而爲虹陽氣轉空而爲雷  
心智藏境而爲道其所然者皆有由也非若之  
靈无吾之元然吾之无也不无在若之有乎何  
有於是胥妣駢舞而謝曰實如所論有慚故友  
願陪无心之游聊以卒歲生爲智蟲之所誣死  
則葬真原之野安能復區區託靈濤漢使迷者  
之鬼笑吾儕於黃泉之閒哉是夏也通真之伯  
會起觀之君坐忘之后於睽脩元好也中談而  
二侯競道之有无連關解竝竟日不決觀之君



元真子卷下  
曰吾起於觀亭之閒知道不无而見有忘之后  
曰吾坐於忘臺之上見道不有而知无通真之  
伯謂之曰至道非有无之殊君不見三光之見  
天邪在高下而不同日月之體有大小諸星之  
位有廣狹若以遠近論小大稽夫日也失之於  
炎涼若以炎涼而語遠近稽夫日也失之於小  
大乃知無遠近之異旁視仰觀入目自爾夫以  
百尺之竿戴乎盤臥之立之遠近適等而小大  
不同信目之有夷險者矣在乎東西不熾者諒

衰照而不正自此地之陰氣得升耳然則至道  
之見乎心也亦猶是哉在忘觀而不一或以爲  
有或以爲无以道爲有使觀君處忘臺而見无  
以道爲无使忘后游觀亭而知有斯乃忘觀之  
心自爾有无之體不殊由意之懷執滯者也然  
則競三光之遠近者不曉乎夷險之微競至道  
之有无者未通乎執滯之礙矣於是二君聞之  
鉛舌而退達元夫子曰睽之會一三光之遠近  
合至道之有无剖古今不明之癖削談論不決



之贅使觀君節竝而忘后弭關者真伯之力也  
吳生者善圖鬼之術粉壁墨筆風馳電走或先  
其足或見其手既會其身果應其口若合自然  
似見造化負以國名行年六十天下之圖工跡  
其妙而不能盡元真子聞而造焉曰敢問圖鬼  
之方有術何其道之不竭也吳生喜而言曰子  
非圖工之徒歟奚其問之深也於是筆酣之閒  
捐元真子卮而酒之酒酣之閒捐元真子甌而  
茶之茶酣之閒屏諸弟子捐元真子宿而語之

告以圖鬼之方曰吾何術哉吾有道耳吾嘗茶  
酣之閒中夜不寢澄神湛慮喪萬物之有忘一  
念之懷久之寂然豁然儵然恢然匪素匪畫詭  
怪魑魅千巧萬拙一生一滅來不可闕貌不可  
竭吾以其道之妙其方之要每以圖鬼爲事未  
嘗告術於人是以行年六十負於國名天下以  
吾爲圖鬼之祖自吾作古圖工如林願吾之觀  
聲吾響而不終形吾影而不窮響吾巧而竭力  
影吾道而莫測感子有造化之問吾不能无造



元真子卷下  
化之對以吾不傳於人請子告於代元真子謝  
之曰浴境者易泝像者難幸聞圖鬼之道吾見  
造化之端吾固不代之告君无謂吾之傳  
荷水爲珠其圓也非規而不可方者離乎著也  
燼火爲輪其常也非環而不可斷者疾乎連也  
背日噴乎水成虹霓之狀而不可直者齊乎影  
也汲江釀乎酒應波濤之湧而不可停者均乎  
氣也片雨滴海合滄溟而不可殊者得其一也  
寂心歸空同太虛而不可分者會其天也

日月有合璧之元死生有循環之端定合璧之  
元者知薄蝕之交有時達循環之端者知死生  
之會有期是故月之掩日而光昏月度而日耀  
日之對月而明奪違對而月朗是故死之換生  
而魂化死過而生來生之忘死而識空失忘而  
死見然則月之明由日之照者也死之見由生  
之知者也非照而月之不明矣非知而死之不  
見矣且薄蝕之交不能傷日月之體死生之會  
不能變至人之神體不傷故日月无薄蝕之憂



神不變故至人無死生之恐者矣  
有之非未无也无之非未有也且未无之有而  
不有未有之无而不无斯有无之至也故今有  
之忽无非昔无之未有今无之忽有非昔有之  
未无者異乎時也若夫无彼无有連既往之无  
有而不殊无此有无合將來有无而不異者同  
乎時也異乎時者代以爲必然會有不然之者  
也同乎時者代以爲不然會有必然之者也  
影之問乎光曰吾昧乎體之陰君昭乎質之陽

君之初吾之餘君之中吾之窮君之沒吾之滅  
君之清吾之明何君之好无恆俾吾之令无常  
與光之答乎影曰子在空而无在實而有在翼  
而飛在足而走在鉤而曲在弦而直子之近乎  
燭出子體之外子之遂乎鏡入吾質之內子之  
自无互豈吾之獨无常歟雖然子之同抑吾之  
可通吾怪吾之尤者雖吾亦不知之何哉吾遇  
陽燧之抱倒乎子之面吾遭羅睺之蝕曲乎子  
之葉吾將問諸造化窮理盡性而不知者命也



夫影笑之曰君弟收光吾將滅影有之與无由君之與吾何背何正妄推乎造化之命哉

默之來也默曰一寂能一之默曰二寂能二之默之一也无寂之一也有默之二也无有寂之二也有无一之一也不離乎二二之二也不離乎一然則知寂之不一明默之不二者斯謂之真一矣夫真一者无一无二无寂无默无是四者又无其无斯謂之真无矣夫能游乎真无之域者然後謁乎真一之容者焉夫游乎真无之

域謁乎真一之容者乃見乎諸无矣寂於是謂默曰若夫諸无者人莫能名焉吾強爲之名者曰太无之寰夫太无之寰者人无能謚焉吾強爲之謚者子能聽之乎曰能寂於是乎端容節氣湛然不曰久之而兩忘默之悟曰向也吾聞其名矣又見其无也今也吾聞其謚矣未見其无也斯之謂之太无之謚邪寂之覺曰適吾與子爲微談而子果聞諸子可謂明微矣自默之還也而寂爲之絕談



乾隆癸卯六月之望以藏本校 弱冠外有此書

老來方一閱之弓父



元真子卷下

浪跡先生元真子張志和碑

唐 顏真卿 撰

士有牢籠太虛撒掖元造擺元氣而詞鋒首出  
軋無閒而理窟肌分其惟元真乎元真子姓張  
氏本名龜齡東陽金華人父遊朝清真好道著  
南華象說十卷又著沖虛白馬非馬證八卷代  
莫知之母畱氏夢楓生腹上因而誕焉年十六  
遊太學以明經擢第獻策肅宗深蒙賞重令翰  
林待詔授左金吾衛錄事參軍仍改名志和字



子同尋復貶南海尉經量移不願之任得還本  
貫既而親喪無復宦情遂扁舟垂綸浮三江泛  
五湖自謂烟波釣徒著書十二卷凡三萬言號  
元真子遂以稱焉客或以其文論道從橫謂之  
造化鼓吹京兆韋諡爲作內解元真又述大易  
十五卷凡二百六十有五卦以有亾爲宗觀以  
爲碧虛金骨兄浦陽尉鶴齡亦有文學恐元真  
浪跡不還乃於會稽東郡買地結茅齋以居之  
閉竹門十年不出吏人嘗呼爲掬河夫執畚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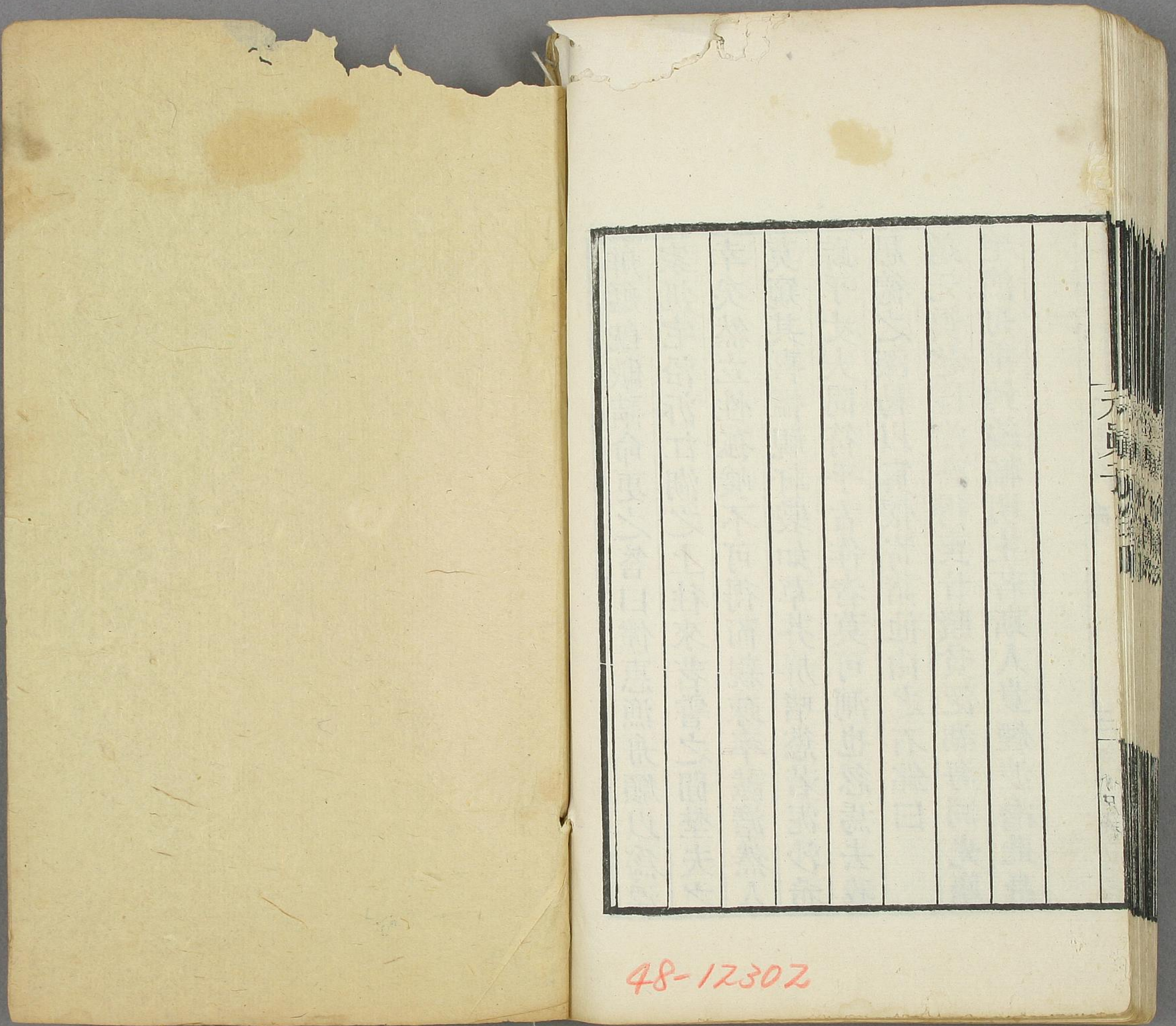
役曾無忤色又欲以大布爲褐裘嫂徐氏聞之  
手爲織纊一製十年方暑不解所居草堂椽柱  
皮節皆存而無斧斤之跡文士效柏梁體作歌  
者十餘人浙東觀察使御史大夫陳公少游聞  
而謁之坐必終日因表其所居曰元真坊又以  
門巷湫隘出錢買地以立閤旌曰迴軒巷乃  
命評事劉太真爲序因賦柏梁之什文士詩以  
美之者十五人旣門隔流水十年無橋陳公遂  
爲建造行者謂之大夫橋常以豹爲席驥皮爲



元真子  
躡隱素木几酌斑螺杯鳴榔拏枝隨意取適垂  
釣去餌不在得魚肅宗嘗賜奴婢各一元真配  
爲夫婦夫曰漁童婦曰樵青人問其故漁童使  
捧釣收綸蘆中鼓枻樵青使蘇蘭薪桂竹裏煎  
茶竟陵子陸羽校書郎裴脩嘗問有何人往來  
荅曰太虛作室而共居夜月爲燈以同照與四  
海諸公未嘗離別有何往來性好畫山水皆因  
酒酣乘興擊鼓吹笛或閉目或背面飛墨應節  
而成大歷七年秋八月訊真卿於湖州真卿以

舡艫旣敝請命更之荅曰儻惠漁舟願以爲浮  
家汎宅沿沂江湖之上往來茗雪之間埜夫之  
幸矣然立性孤峻不可得而親疎率誠澹然人  
莫窺其喜愠視軒裳如草芥屏嗜慾若泥沙希  
踪乎丈夫同符乎古作者莫可測也忽焉去我  
思德之深曷以寘懷寄諸他山之石銘曰  
邈元真超隱淪齊得喪甘賤貧泛湖海同光塵  
宅漁舟垂釣綸輔明主若斯人豈煙波淪此身





48-1230Z



